

在倉央嘉措的小徑分岔處

——《阿拉善的雪》故事發生之時

故事發生的當時，誰也不知道阿拉善是一個什麼地方……

三十多年以後的某一天，我在遙遠的嶺南得知鄰居在異鄉離世的消息，才有了創作《阿拉善的雪》的衝動。 ●文：汪泉

故事發生的當時，誰也不知道阿拉善是一個什麼地方。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阿拉善是一個富有宗教意味的地方，或者說是一個詩意的哲學高地，是傳說中倉央嘉措的歸宿地之一。

倉央嘉措是誰？他是一位活佛，他來自世俗，歸於世俗；他是一位詩人，他的詩歌來自佛堂，歸於塵埃；他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熱愛人間，最終也歸隱人間。儘管他深情的吟唱聲此刻在我的耳畔一再躍出，但我還是克制筆觸不將讀者帶入他的詩境，因為我要說的是小說，也應同樣充滿善意，對宗教的善意。

故事發生的時候，我上初中，每天在一個叫裴家營的小鎮的街道上晃悠，時不時就產生厭學情緒。我嚮往阿拉善。如果我那時就知道倉央嘉措曾踏足阿拉善，我一定會逃離那個小鎮，坐上火車去往彼處，哪怕十分短暫。

那時，髮菜突然值錢了，據說南方人特別喜歡吃髮菜，還因為它諧音「發財」。村上大人小孩都去阿拉善右旗拾髮菜換錢。他們在百草枯黃的冬日，背着乾糧，冒着嚴寒，先乘坐手扶拖拉機，到一個有火車站的地方——譚家井，然後爬上火車，到寧夏中衛沙坡頭；下車後，再步行到阿拉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們年年如此。每每回來，他們背着蛇皮袋，裏面裝着夾有草屑的髮菜；還帶着從火車上帶回來的各種東西，比如報紙。他們回來，故事也就回來了。我的鄰居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大漢，他把帶回來的報紙送給我，讓我照着上面的字寫毛筆字（我是村上唯一用筆的人，每年春節，村上的對聯都由我寫）。他們還將從火車上順來的葡萄乾分給村上的人。那時候，我絲毫不覺得他們的盜竊行為可恥，甚至引以為傲。他們也毫不隱瞞，這就有了冬日的故事，驚險刺激。故事的發生地就在阿拉善。三十多年以後的某一天，我在遙遠的嶺南得知鄰居在異鄉離世的消息，才有了創作《阿拉善的雪》的衝動。



在開始這個中篇的寫作之前，我有幸去了一趟阿拉善。這已經是故事發生至少二十年以後的事了。年少的時候，覺得阿拉善很遙遠，而那次去，覺得並不遠。出發地是蘭州，三小時到達沙坡頭，不到一小時就到阿拉善邊緣的通湖草原。通湖草原果然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有淺淺的湖泊，湖畔有安靜的馬和散步的羊群。我們喝鎮陽酒，跳鍋莊舞，在夜色下漫步，當晚回到御馬莊園。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倉央嘉措來過此地。

此後，我又一次去了通湖草原。那一次，我依然不知道倉央嘉措來過這裏。那一年，全國書市在銀川舉辦，會後我所在的敦煌文藝出版社社長帶我們順道采風，其實就是玩兒。歸來，我寫了《在阿拉善的屋簷下》這篇散文（見《讀者·鄉土人文版》），記錄了那個美好的夜晚。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醒來的時候，黃色的月亮正靠在身邊的柵欄上，像一塊油餅，甚至能聞到一股清香；又如一片正午的沙漠，溫暖而熟悉。彼此都不陌生。遠處是那風車的身影，沒有風，風車安靜地立着，抑或那輪風車原本就是個道具，也未可知。凌晨五點半，我被麻雀的囁嚅聲吵醒。我幸福地睜開眼睛，眼前群

雀飛舞。它們肯定驚訝於阿拉善的屋簷下突然冒出來了這樣兩個閒漢，大鋪大蓋地睡着，是否要和它們爭奪這個令它們幸福異常的屋簷？然後開始在這裏爭吵、談論、觀察，看看是否對我倆採取什麼行動。

我盯着這些飛舞的東西，一個呈「个」字狀的影子在眼前掠過，我才知道它們不是麻雀，是燕子。其時，我才醒了——那叫聲也是有很大差別啊！

原來是燕子在這屋簷下召開了一個大會，最終沒有給我倆定罪，它們只是有些奇怪，大概是暫時合議吧！我想它們的會議最後還是寬容的：在阿拉善的屋簷下，世界上所有的物種都是平等的，誰都可以棲息，能互相包容即可。

等到後來，這些實景喚醒了我對當年村裏人反覆聊過的故事的記憶，才寫就了《阿拉善的雪》，而彼時我還是不知道拾髮菜的村裏人正是沿着那個打動了無數讀者的倉央嘉措的足跡，來到阿拉善。當年，倉央嘉措一行經天國寺—華躲寺—裴家營—冰草灣等，於1716年8月到達阿拉善邊界。他們穿過通湖草原，穿過騰格里沙漠，來到了這個叫阿拉善的地方（據阿旺多我濟：《倉央嘉措傳》）。

從生活出發，抵達遠方

第三次，我終於抵達阿拉善盟。原來，在阿拉善居住着很多汪姓的族人。族譜修成，我們三代人到阿拉善舉行頒發儀式。在阿拉善上百位族人的圍攔下，我才知道，我們的祖先當年從民勤到阿拉善所走過的路是拿性命換來的。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或者更早，他們從民勤出發，徒步穿越騰格里沙漠，多少族人埋骨大漠，一部分族人最終

抵達阿拉善的屋簷下，求得了生存之地。

當晚，烈酒、烤全羊、呼麥，馬頭琴。

那些故事最早是在我生活的半徑範圍之內醞釀想像，此後一次次無限接近，終於抵達圓心。從少年到青年，我所走過的路是艱難的，但遠遠夠不上艱辛；艱辛的是我們村的村民，他們曾經給我送過從火車上順來的新聞紙，半夜給我送來他們順來的西瓜，替我家下到一百多米深井淘井，幫我家耕田犁地收割莊稼。後來，那口井終於枯了，一半的鄰居次第離開那個小小的村莊，四散而去，有的去了瓜州，有的去了新疆。多年以後，一些零星的關於那些善良的鄰居離世的消息，在時光中留下斑駁的印跡。

如此看來，這四個中篇小說便是我童年、少年，以及青年的部分記憶。

曾有人問海明威：「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麼？」他直接回答：「不愉快的童年。」冰心也曾說：「提到童年，總使人有些嚮往，不論童年生活是快樂，是悲哀，人們總覺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許多印象、許多習慣，深固地刻畫在他的性格及氣質上，而影響他的一生。」

從《相擁》和《家雀》來看，我似乎並沒有經歷什麼不愉快，卻有不少的驚愕和恐懼，包括《黑麵條》。當初，我的族人和鄰居們是在尋求生活的路徑，而倉央嘉措是在尋找心靈的歸宿。正如想像中當年的倉央嘉措一樣，他從拉薩的宮闈中走出，走到青海，再從青海來到大漠邊緣，經過我家門口，一步步來到阿拉善。我們村裏的人也是如此，去阿拉善的路程艱險曲折，其結果卻浪漫而神聖。

十

書介

膽小別看畫 II：西洋名畫中恐怖又迷人的秘密故事與闇黑歷史

作者：中野京子
譯者：陳滌
出版：時報文化



本書收錄22幅15至20世紀的西方經典名畫，在賞畫的同時除了深深著迷於畫家高超細膩的繪畫技法之外，或許你也被畫作背後暗藏的人性黑暗面所吸引而不自知。德拉羅什〈處決珍·葛蕾〉、米勒〈晚鐘〉、波提切利〈發現荷羅芬尼斯的遺體〉、畢卡索〈哭泣的女人〉等精彩畫作，在日本知名藝術史作家中野京子筆下，被解讀成一篇篇精彩絕倫的短篇小說。隱藏在畫家或畫作背後不為人知的神秘故事與人性醜陋面，還有那些意想不到的憎恨、殘酷、嫉妒、妄想等驚人情節，顛覆你對名畫的優雅想像。以推理解謎的心態欣賞繪畫，中野京子說：「你們都沒看到名畫中的恐怖！」

科學愛人：一則愛的故事

作者：珍奈·溫特森
譯者：陳佳琳
出版：新經典文化



1818年，瑪麗·雪萊出版了《科學怪人》。200年後，英國最具原創性、《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珍奈·溫特森以新作向她致敬，寫出《科學愛人》，將弗蘭肯斯坦醫生變成人工智慧開發者；瑪麗·雪萊化身跨性別的浪漫愛人；拜倫勳爵也來到現代，成了可愛爆笑性愛機器人製造商。至於科學怪人呢？在新故事中不但通上了電，還是個AI。兩個世紀後，生命的可能性更多了，但是我們敢為之付出代價嗎？我們願意成為科學愛人嗎？

簡訊

作家不朽三連冠

台灣誠品書店日前發布《2021誠品年度閱讀報告》，擅長書寫溫柔文字的作家「不朽」連續3年蟬聯台灣「年度10大華文文學作家」第一名，Middle、張西、張曼娟也都連續3年入選年度10大作家，魅力不減。台灣暢銷書排名前兩名《致富心態》、《灰階思考》都是財經書。誠品表示，在疫情下，大家的思考模式產生變化，財經書成為年度暢銷書的大熱門，財富自足與心靈富足成全台讀者的理想。誠品亦表示，除了台灣之外，誠品耕耘蘇州、香港和日本閱讀市場，引進新書達9.2萬種。在香港，村上春樹《第一人稱單數》榮登誠品年度暢銷榜冠軍，Middle的作品也持續受到讀者喜愛；在蘇州，首次出版上市的宮崎駿代表作《龍貓》、《千與千尋》簡體中文版，分佔誠品生活蘇州年度暢銷榜第一、二名。誠品觀察，在疫情動盪的這一年，閱讀能量不減、購書動能提升，Podcast、YouTube等數位媒介的魅力不容忽視，除了自製影音、直播推廣好書，短影片類型的TikTok也成為年輕讀者購書的重要參考，新形態閱讀趨勢開拓新讀者，更帶來新聞閱讀樣貌。

《2021誠品年度閱讀報告》首度公開300萬名誠品人會員喜好，發現20歲到24歲年輕族群購書比例相對較高；而分析閱讀與不同類別的購物傾向也發現，喜歡買書的誠品人會員最講究品味。有近四成買書同時購買時尚用品，在各類別中比例最高；購買親子用品的會員，高達64%也會購買書籍；購買文具、玩具的會員，偏愛圖像閱讀與大眾小說。

誠品指出，愛讀心理勵志書籍的會員，平時最愛購買服飾、鞋子、包包等犒賞自己；若從誠品人卡別分析，不管是黑卡、金卡、白卡的會員，平均購書本數皆以兒童圖書最高，其次為文學、商業等。

誠品書店也公布前100大暢銷榜單，今年曾到台灣舉辦巡迴展的日本藝術家奈良美智，作品《奈良美智的世界》奪下藝術類第一，透過繪畫、文學、音樂等各方面，深入了解奈良美智的創作世界；疫下掀起自煮熱潮，食譜類書籍關注度提升，《續攤》以無油煙、免顧火、省時省力的食譜，教新手快速學會美味料理，獲健康生活類冠軍。

另外，煩悶日常需要可愛、療癒圖文書放鬆身心，日本知名插畫家高木直子貼近生活的創作題材引起讀者共鳴，《再來一碗》拿下休閒趣味類第一。 ●文：中央社



●台灣誠品書店日前公布《2021誠品年度閱讀報告》。誠品提供

打破「厭女」迷思

在21世紀的現在，和過去相比，有更多的人投入討論關於性別平等的問題，許多國家也確實在性別平等的進程上取得成效，例如許多國家的法規皆明確規定：各行各業在徵才時，不得性別歧視。然而，關於「厭女」這個詞的意涵卻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內才開始被廣泛討論。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作者上野千鶴子便嘗試透過多個面向來解析「厭女（情結）」這個複雜的概念，諸如不同場域、不同角色等來呈現日本厭女情結作用下的多種狀況，也許可以說，此書帶領讀者們一窺日本「女性蔑視」的各種面貌。書中雖然多以日本情況為例，但其精彩的分析同樣適用於日本之外的情況。

以下本文將着重介紹此書之部分章節，以澄清關於「厭女」這個概念的常見迷思。

好色男也會厭女

「厭女」一詞所代表的意思經常遭受誤會，當某個男性被指責有厭女情結時，往往會反駁：自己會和女生說話，甚至就是個異性戀，渴望和某個女生相戀。因此本書作者在第一章便首先明白地指出：厭女指的是「女性蔑視」。

作者以較容易理解的「好色男的厭女」作為本書開端，指出對於好色男而言，女人並不是相對於自己

的「另一種性別的人類」而只是他們的「發洩性慾的工具」，因此那些不能或不願意為他們提供性服務的女人就是他們所需要敵視的對象，作者在書中以日本小說家吉行淳之介及其作品來說明好色男的厭女症，吉行的小說常以妓女與藝妓的世界為主題，作者認為吉行筆下的女性並非真實世界的女性，而只是男人幻想中的女性，他的作品廣受男性愛戴，則可以證實：大多數男性都有吉行那樣的幻想，也就是性行為中絕對的男性支配。同時，吉行和他的男性讀者們也向女性宣稱「想要了解女人，就要讀吉行的書」而他們的目的便是希望自己的幻想成真，他們希望女性讀者在讀了之後，能以書中女性角色為樣本，在現實生活中的性關係中，成為絕對服從的角色，以方便男人的控制。

經由作者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對女性懷抱戀慕之情」以及「蔑視女性」兩者並不總是互斥，此分析將有助於人們重新辨別「厭女」是否發生。

女性也可能厭女

「女兒的厭女症來自母親。女兒發覺母親討厭自己的女性身份時，也會開始對自我感到厭惡，而在目睹母親的不滿和不如意後，對母親的輕蔑便油然而生。」——第九章<



母親與女兒的厭女症>。

此章很可能是本書中最讓人感到悲傷的章節，作者認為母女關係不如母子關係容易理解，在母子關係中，兒子雖然必須承受來自母親殷殷期盼的壓力，但母親對兒子的愛是毫無保留的，當兒子取得成功或獲得幸福之際，母親能夠真心為兒子開心以及驕傲。然而，在母女關係中，由於目前少子化的緣故，因此即使是女兒，在成長過程中也必須背負着父母的深深期待，母女關係也因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母親在期盼女兒能有所成就時，往往是抱持着一種「希望女兒能完成自己沒能實現的夢想」的態度。因此，也許可以認為，女兒和兒子相比，女兒自母親那裏承受的壓力將更為巨大，因為兒子即使失敗，也只是自己的失敗，但女兒的失敗卻形同於粉碎母親的夢想，同時也能夠推測，兒子比較能夠選擇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女兒如果被母親期待要「代替母親實現夢想」便沒有選擇的餘地。

此外，母親並不總是期待女兒的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

作者：上野千鶴子
譯者：楊士堤
出版：聯合文學

書評

文：陳紫吟

成功。雖然母親希望女兒能替自己實現夢想，但假如女兒真的取得成功，母親便會在那一瞬間明白：成功的人終究不是自己。嫉妒之情便油然而生。這些負面的母女互動關係使得母女間互相厭惡，同時，「女兒厭惡母親」和「兒子厭惡父親」相比，將是一種更加複雜的情緒，「兒子厭惡父親」僅有憎恨之情，然而「女兒厭惡母親」則除了憎恨母親之外也會感到自責。

作者在本章的最後談到母女該如何和解，她認為正如信田（指信田佐代子。信田著有《太過沉重的母親：守墓女的嘆息》）所說，和解的唯一方法是：彼此都先承認對方不是自己。但我覺得「了解女兒不是自己」是母親們的課題，而女兒們則是應該明白：如果母親對待自己惡劣，那並不全是母親的錯，而之所以會對母親有所不滿，也不是自己的錯。儘管母親很可能也扮演加害者的角色，但無論是母親或女兒，終究都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人。

法國女性解放運動的領袖戴爾菲（Christine Delphy）曾言：「女性主義並未讓她感到快樂，但女性主義讓女人學會生氣，因為女人往往生氣得不夠。」儘管如今性別不平等的情況已較過去輕微，但仍有許多尚待改進的空間，而對於不平等的情況保持敏銳度將是首要之務！